

学校编码: 10384
学 号: 14020141150492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

——基于 CGSS2012 数据的分析

Social Network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om Survey Data of CGSS2012

刘 伟

指导教师姓名: 胡 荣 教授

专 业 名 称: 社 会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7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7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7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7 年 4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摘要

帕特南对意大利社会资本与民主政治二者关系的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帕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被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他十分强调横向的以社团参与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对政治参与和民主绩效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垂直的网络永远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具体到中国社会，我们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是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而且内部人际关系的等级性或“庇护主义”普遍存在。如果社会网络的社会与文化性质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不同很可能会改变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往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忽略了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层级性和封闭性特征，而直接将社会网络（尤其是正式社会网络）的大小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带来预测的不准确或者不全面。

本文运用 CGSS2012 数据，建立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考察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规模以及内部层级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社会网络，其网络规模都会促进制度内外政治参与。但是，它们的内部层级关系对制度内外政治参与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即社会网络内部层级性越明显，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总体而言，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解释政治参与行为的适用性，但其中社会网络层级变量对非制度化参与的正面影响却存在不吻合之处。本文在简要梳理了两种不同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后，认为我们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支持这两种视角，即帕特南“公民能力”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更能解释制度化政治参与，而林南“社会资源”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更能解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上述发现，文章最后对提高政治参与尤其是制度化参与的水平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正式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层级；政治参与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Italy by Putnam has led to a widespread concern in academia. I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Putnam, the social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network. He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formal social network represented b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and considers the vertical social network will never be able to maintain soci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main form of our social network is the different kinds of informal network, and the hierarchy or “clientelism” of inter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ubiquitous. I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nature of the social network is different, then these differences are likely to change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st of the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has neglected the informal social network and the hierarchical and clos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tself, and the size of the social network (especially the formal social network) is directly used as part of the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It may bring the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forecast.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of CGSS2012, we established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how the size and hierarchy of social network (formal and informal)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social backgrou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of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network will promot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internal hierarchy of the two kinds of social network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amely, the greater level of the social network hierarchy, the less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the more possibility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In general, the conclusion of our study largely verified the applicability of Putnam's social capital theory on explaining the political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al background, but the effect of the social network hierarchy on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not consistent.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we hold the opinion that our research conclusion supports these two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is,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Putnam which emphasizes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 ability” can explain more th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ources” by Lin Nan can explain more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article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Formal Social Network; Informal 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Hierarch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目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4
一、政治参与的概念	4
二、正式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	5
三、非正式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	6
四、社会网络层级与政治参与	10
第三章 变量与方法	15
一、数据来源	15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	16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26
第四章 研究发现	29
一、社会网络与制度化政治参与	29
二、社会网络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31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34
一、研究结论	34
二、研究贡献与不足	38
参考文献	41
附录：模型中所使用变量在 CGSS2012 中的体现	49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53
致谢	54

Contents

Chapter On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roblems	1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4
1、	Concep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4
2、	Formal Social Network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5
3、	Informal Social Network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6
4、	Social Network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0
Chapter Three	Variable and Method	15
1、	Data Source	15
2、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Description	16
3、	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Framework	26
Chapter Four	Research Findings	29
1、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29
2、	Social Network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31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34
1、	Research Conclusion	34
2、	Research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38
References		41
Appendix: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 Items of CGSS2012	49
	Research Achie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ster Degree	53
	Acknowledgement	54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帕特南（2015/1993）对意大利的社会资本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世界范围内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提高政府的绩效表现以及社会生活的质量有着积极影响（Seligson, 1999; Booth & Richard, 1998a; Krishna, 2002; Norris, 2002; Skocpol & Fiorina, 1999; Brehm & Rahn, 1997; Pattie et al., 2003; Zmerli & Newton, 2008; 胡荣, 2006, 2008）。在帕特南（2015/1993）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它们能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然而，大部分社会资本研究对社会网络的重视不够，或者更准确地说忽视了其中的非正式社会网络部分，而较多地聚焦于信任和互惠规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Freitag, 2003）。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社会网络之间以及同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类型与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帕特南（2011/2000）就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种。正式的社会网络是指在教会、协会、政党等正式组织中的社会联系，网络中的成员一般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各类社团组织的志愿与慈善活动。与此不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一般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更具有自发性和灵活性，其网络的参与者经常举办餐会、与朋友闲逛、打扑克、拜访亲戚、寄贺年卡等。其实，正式的社会网络实际上就是帕特南所论述的“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对政府绩效和民主运转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非正式的联系虽然一般不会像参加社团、政治团体、工会或教会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公民素养，但它对于维系社会纽带却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小小的活动就像把一分分钱投进存钱罐，也能让社会资本得到逐渐增加”，从而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帕特南，2011/2000：98，100）。

另外，帕特南（2015/1993）也根据是否存在网络层级区分了社会网络内部成员的互动关系性质，他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其中，横向网络会把一群具有相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体育俱乐部、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等各种类型的自愿社团组织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它们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与此不同，纵向网络则是将一群不平等的个体结合到不对称

的等级和庇护关系之中。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集，其网络成员之间越有可能产生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行为。而纵向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和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总之，在帕特南看来中，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且互惠规范和信任都可以通过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而产生，因此，社会网络在其社会资本理论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而社会网络又可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横向网络和纵向网络，帕特南十分强调横向的以社团参与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对政治参与和民主绩效的积极作用。

必须要指出的是，帕特南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更多地是基于托克维尔（1988/1951）所描述的在人数较多且多样化的团体中平等互动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情境（Gannett, 2003），将它应用于有着悠久公民社会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许是相当吻合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非常强调非正式的社会联系（Bian, 2016），并且人际关系普遍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和“伦理本位”（梁漱溟，1987）的现象，我们很少能看到社会网络关系内部平等（一般都有上下级或辈分之分），以及与自己亲密团体之外的群体（如各类自愿社团组织）密切交流互动的情境（Ikeda & Richey, 2005）。换句话说，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中所提及的“纵向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可能更为常见。如果社会网络的文化和性质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不同很可能会改变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已有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比如日本学者 Ikeda 等（2003）就使用来自东亚晴雨表（East Asia Barometer）项目中 8 个国家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虽然社会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确会明显促进东亚国家的政治参与（尤其是与选举投票相关的政治行为），但是在考虑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调节作用后，民众的价值观中包含越多的集体主义思想或更多地嵌入“传统”亚洲政治思想，社会资本对其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意味着“帕特南式”（Putnamian）的民主逻辑可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一些适用的限制。另外一项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民众认识邻居并互相帮助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要比参与社团组织这种正式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更能预测民众的村居委选举行为，作者由此也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对长期有着集体生活和农耕背景的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Xu et al., 2010）。以上研究表明，在东亚或中国社会背景下考察帕特南

的社会资本理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必须着重考虑包括人际间社会关系层级性特征在内的文化价值观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作用。但是，之前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大多忽略了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社会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层级性和封闭性特征，而直接将社会网络（尤其是正式社会网络）的大小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带来预测的不准确或者不全面。

基于上述分析，并根据 2012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同时探讨正式社会网络（社团参与网）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日常网和餐饮网）的网络规模以及内部层级对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在梳理社会网络的规模以及内部层级与政治参与二者关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接着通过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内部层级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后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和讨论。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的概念

传统的政治参与概念一般有两个假定，一是它大多和民主制度相关联，二是选举政治领导人是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唯一方式（Verba et al., 1978; Milbrath & Goel, 1977; Lane, 1959）。而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研究则有着不同的传统，学者一般从“极权模型”（the totalitarian model）和“利益团体模型”（the interest group model）两个角度来探讨。其中，“极权模型”主要强调政党对民众的控制和动员，它认为在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完全是由精英支配的，他们通过限制民众参与各类社团组织的自由，成功地阻止了利益的聚合，使民众失去对抗政府权威的可能性（Friedrich & Brzezinski, 1956; Arendt, 1951）。而“利益团体模型”则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群体比如工业部门的管理者、知识分子等在政府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一些新出现的群体开始逐渐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的动员和控制（Skilling, 1983; Goodman, 1981）。不过，该模型仍然否定在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不少学者并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很多学者开始超越民主政体框架而从更广泛的范围内界定政治参与的概念。比如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1996: 290）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动”。这一定义不再强调选举政治领导人是政治参与的唯一方式，但仍将不合法或暴力的参与排除在外。亨廷顿和纳尔逊（1989: 4-7）则将进一步将政治参与直截了当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即包括不合法活动，这是一种能够在地域和时间上适用于更广范围的界定。另外，史天健（Shi, 1997）在研究中国北京政治参与时，认为中国居民可能能够改变政策执行的结果但不能改变政府政策本身，所以在他的关于中国政治参与的界定中用“影响政府政策执行结果的活动”代替“影响政府政策的活动”。

本研究基本接受亨廷顿和纳尔逊（1989）较为宽泛的政治参与概念，并认同史天健基于中国社会背景所作的修正，即在本文中，政治参与是指：个体公民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实际执行结果为目标的所有活动。

二、正式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

很早就有学者对社团组织参与和政治参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过探讨。比如，托克维尔（1888/1951）在 19 世纪 30 年代于美国考察时就将美国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民主制度与其民众广泛的结社情况相联系。阿尔蒙德和维巴（2014/1963）的五国公民文化研究则用实证数据证实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社团参与会极大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此后，Verba 等（1972，1978）又进一步推进了二者关系的探讨。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主题又反复出现在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两项研究中（Parry et al., 1992; Verba et al., 1995）。总的来说，他们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即参与自愿社团组织的确可以促进其成员的政治参与（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 Verba et al., 1995）。但是，真正使社团组织作用研究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要得益于帕特南（2015/1993）在解释为何意大利北部地方政府的表现要远好于南部城市的地方政府时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将社团参与作为一种主要的公民参与形式纳入到其“社会资本”范畴以说明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至此之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框架已成为研究现代民主国家社团组织参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Brehm & Rahn, 1997; Eastis, 1998; Stolle, 1998a, 1998b; Stolle & Rochon, 1998; Lake & Huckfeldt, 1998; Booth & Richard, 1998a, 1998b; Seligson, 1999）。

如上所述，帕特南（2015/1993）认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活跃的横向自愿社团组织，民众通过社团参与而形成的正式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社团参与网络越密集，其成员之间越有可能产生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行为。因为社团参与网络增加了个体在任何单独交换中进行欺骗的社会成本，同时培育了成员之间持久的互惠规范，促进了社会交往以及与个体品德相关的信息的流通，并且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为成员之间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帕特南，2015/1993：224-225）。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社团参与的“副产品”，民众会因此认为社会中一般他人和政府机构是可信任的，

从而愿意花时间去参与政治。总的来说，在帕特南看来，“让民主运转起来”实质上意味着广泛而活跃的社团组织参与，参与越多，政府的绩效越高。

其他不少学者也探讨了社团组织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概括说来，他们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民能力与技巧的锻炼。很多研究者发现，通过参与社团活动，民众能够培养出一种可以转换到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能力和技巧，尽管这些活动本身有时和政治并不相关(Harris, 1994; Patillo-McCoy, 1998; Schlozman et al., 1994)，这实际上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是一致的。第二，尝试性政治动员场所的提供。首先，社团成员建立的社会联系会成为动员网络的一部分，进而在人们寻求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其次，这些参与社团活动的人更容易接触到政治线索和信息；最后，社团组织尤其是教堂等非营利组织一般承担着许多社会活动（如救助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些活动也同样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Schlozman et al., 1994; Harris, 1994）。第三，政治性社团更直接的影响。很多社团组织本身就涉及政治，其组织目标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标，并且很大一部分组织活动意在直接影响政治后果（Schlozman et al., 1994; 阿尔蒙德和维巴, 2014/1963: 267）。所以，综合上述三点分析，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与非社团组织成员相比，组织成员更可能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公民，在政治中是更积极的参与者，对政治懂得更多并且更关心政治（阿尔蒙德和维巴, 2014/1963: 267）。

虽然国内民众参与自愿社团组织的比例很低（Bian, 2016），但已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了社团参与这种正式社会网络对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胡荣, 2006, 200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以自愿社团组织参与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规模会促进政治参与。

三、非正式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

帕特南（2011/2000）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第六章专门介绍了非正式社会网络，并且他的社会资本概念测量指标中就包含“非正式社交”这一变量。不过，他这里着重强调的还只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对于维系网络的重要性。其实，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维系和保持正式社会网络，更重要的是它会增进个体间的日常交流讨论和促进政治信息的共享（Ikeda & Richey, 2005），进而可能

对政治参与带来积极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检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政治参与的单独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非正式社会网络扮演着主体性角色。如果说在西方社会，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是各种正式的社团组织、志愿团体等（Putnam, 1995；科尔曼，2008/1990），那么在中国社会，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就是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边燕杰，2004b）。因为相对于各种正式的社团组织，中国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与亲戚朋友的日常交流互动上。根据边燕杰（Bian, 2016）对 CGSS 数据中有关被访者社会网络部分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团组织的参与方面，三年 CGSS 数据中被访者参与社团组织个数为零的比例至少都超过 50%（2005 年为 54.95%，2006 年为 98.61%，2012 年为 76.59%^①）。而在个体非正式的人际互动方面，CGSS2003 和 CGSS2005 测量了被访者与亲戚朋友日常接触和联系的情况，被访者选择“非常不密切”和“不密切”的比例分别为 12.32% 和 4.94%，而选择“密切”和“非常密切”的比例分别达 51.22% 和 60.81%。CGSS2010 至 2012 三年的问卷则分别测量了被访者与亲戚和朋友日常聚会的频率，被访者选择“从不”的比例仅为 10% 到 20%，而 60% 到 80% 的被访者是“一年几次”或“一月几次”。以上数据表明，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中国民众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和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所基于的社会关系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着重考察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使用两种指标来测量中国居民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一种是日常网（顾名思义，即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周围人进行一般性交流的群体网络），另一种是饮食社交网，即通过餐饮聚会而进行联谊社交的关系网络（边燕杰等，2012）。前者和讨论网一样，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网络测量指标，其日常联系涉及的互动场合和问题以及具体的互动对象都交由受访者来决定，而且这个设计指标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多项研究证明具有普遍适用性（边燕杰等，2012）。后者则是一种具有特定中国社会文化含义的社会网络测量指标，由边燕杰（2004a）最先提出。在中国，对于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拓展所需要的互动情境，人们最容易接受的往往是聚餐，因为它一直是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联络个人感情的重要方式（黎相宜，2009）。并且，实

^① 不同年份被访者参与社团的个数为零的比例有较大幅度变动，这和问卷中所列出的社团组织类型是有关的，CGSS2005 列有 7 种社团组织，CGSS2006 列出 5 种社团组织，CGSS2012 为 9 种社团组织。

践结果表明，餐饮网作为研究工具在测量中国人社会网络时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研究效度，非常符合中国社会的文化情境（边燕杰等，2012）。因此，本研究将同时使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指标来测量居民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并看它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有差别。

（一）日常网

不少研究表明，日常社会互动会促进政治参与。这主要通过两种可能的机制体现出来，即在互动过程中对政治信息的获取与理解，以及在互动网络中发生的政治动员。一方面，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日常对话提供了大量讨论政治的机会，而谈论政治能使人们以很低的成本获取政治信息（Scheufele & Eveland, 2001）。一般来说，人们在和自己亲近的人互动时更经常谈论政治，因为这样会将可能的暴露自己无知和丢面子的风险的影响降至最低（Ikeda & Huckfeldt, 2001）。Huckfeldt 等（2000）也指出，包含政治内容的对话会相应提升非正式社会网络中个体的政治知识，并且这种日常的交流为一般市民提供了培养政治观点的机会，而这些都会极大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Huckfeldt & La Due Lake, 1998）。另一方面，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或解读也通常是非正式社会网络中日常交流的产物，虽然最初的信息可能是来自于大众媒体。有研究显示，人际间的交流对于个体进一步理解晚间新闻是非常有帮助的（Robinson & Levy, 1986; Roessler, 1999; Wright et al., 1989）。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那么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受限制的，而这可能会不利于民众的政治参与。

另外，日常互动对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可能还表现在日常交往网络中政治主动者对其他个体直接的政治动员。一般认为，来自其他方面的政治动员对个体选择是否参与政治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政治动员大多是通过人际间的社会网络来实现。比如，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个体间日常社会网络会带动一些活跃的民众加入到社会运动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来（Kim & Bearman, 1997; Klandermans & Oegema, 1987; McAdam, 1986; McAdam & Paulsen, 1993; Nepstad & Smith, 1999; Opp & Gern, 1993; Passy & Giugni, 2001; Snow et al., 1980; Viterna, 2006）。公民参与的研究也报告了日常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动员渠道在吸引民众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比如投票、竞选和游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Verba et al., 1995; Brady et al., 1999）。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民众之所以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